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王文成全書卷三十八



詳校官候補通政司經歷臣郭祚熾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六千八百九十一 集部

王文成全書卷三十八

附録七

世德紀二

辯忠讒以定國是疏　門人陸澄

臣切見廵按江西監察御史程啟充户科給事中毛玉各論劾丁憂新建伯王守仁似若心跡未明功罪未當者此論一倡一二嫉賢妬功之徒固有和者而在朝在

市寃憤不平臣係守仁門生知之最詳寃憤特甚敢昧死一言謹按守仁學本誠明才兼文武抗言時事致忤逆瑾杖之幾死謫居龍塲居夷處困動心忍性獨悟道真荷先帝收用屢遷至於廵撫其在南贛四征而福建湖廣廣東江西數十年之巨寇為之蕩平因奉勅勘事福建道由江西至於豐城適遇賊變拜天轉風舟返吉安倡義督兵不旬月而賊滅人但見其處變之從容而不知其忠誠之激切人但見其成功之迅

速而不知其謀略之淵微人但見其遭非常之搆陷而禍莫能中而不知其守身無毫髮之可疵當時張鋭錢寧輩以不遂賣國之計而恨之張忠江彬輩以不遂冒功之私而恨之宸濠劉吉輩以不遂篡逆之謀而恨之凡可以殺其身而赤其族者誅求搜剔何所不至使守仁而初有交好之情中有猶豫之意後有貪冒之為諸人其肯隱忍而不發乎迨皇上龍飛而褒慰殊恩形於詔旨天下方快朝廷之清明不意

功罪既白賞罰既定乃復有此怪僻顛倒之論欲以曖昧不明之事而掩其顯著不世之功天理人心安在哉論者之意大略有六一謂宸濠私書有王守仁亦好一語二謂守仁曽遣冀元亨往見宸濠三謂守仁亦因賀宸濠生辰而來四謂守仁起兵由於致仕都御史王懋中知府伍文定攀激五謂守仁破城之時縱兵焚掠而殺人太多六謂宸濠本無能為一知縣之力可擒守仁之功不足多而其捷本所陳粧點

過實然究其本心不過忌其功名而已宸濠私書王守
仁亦好之說乃啓充得於湖口知縣章玄梅者切惟刑
部節奉欽依原搜簿籍既未送官封記收掌又事發日
久別生事端委的真偽難辨無憑查究着原搜獲之人
盡行燒毀欽此今玄梅之書從何而來使有之何足憑
據且出於宸濠之口尤其不足取信者夫豪傑用意類
非尋常可測守仁雖有防宸濠而圖之之意使幾事不
密則亦不過如孫燧許逵之一死以報國而已其何以

成後功以貽皇上今日之安哉設使守仁畧有交通宸濠之迹而卒以滅之其心事亦可以自白况可以不足憑信之迹遂疑其心而舍其討賊之大功哉其遣冀元亨往見者是守仁知宸濠素蓄逆謀而元亨素懐忠孝欲使啓其良心而因以探其密計爾元亨一見不合而歸使言合志投當留信宿何反逆之日反在千里之外乎今元亨之寃魂既伸而守仁之心事不白天理人心何在乎毛玉疑守仁因賀宸濠生辰而偶爾遇變殊不

知守仁奉敕將往福建而瑞金會昌等縣瘴氣生發不敢經行故道出豐城且宸濠生日在十三而守仁十五方抵豐城若賀生辰何獨後期而至乎其謂守仁由王懋中等攀激起兵尤為乖謬守仁近豐城五里而聞變即刻偽寫兩廣都御史楊旦大兵將臨火牌於知縣顧佖接見之時令人詐為驛夫入遞守仁佯喜以為大兵既至賊必易圖當令顧佖傳牌入城以疑宸濠又令顧佖守城許與撥兵助守時有報稱宸濠遣賊六百追虜

王都者守仁回船而南風大逆乃慟哭告天而頃刻反風守仁又恐賊兵追至急乘漁舟脫身此時王懋中安在次日奔至蛇河遇臨江知府戴德孺即議起兵因不足恃又奔入新淦城欲與知縣李美集兵度不可居復奔至吉安見倉庫充實遂乃駐劄傳檄各處起調軍民一面榜募忠義之士方令伍文定以書請各鄉官王懋中等盟誓勤王而懋中又遲疑二日乃始同盟夫各府及萬之兵若非提督軍門以便宜起調其肯聽致仕鄉

官而集乎令乃顛倒其說至謂守仁掩慼中之功天理人心安在乎至於破城之時焚者宫中自焚故内室毁而外守存官兵但救而無焚也掠者伍文定之兵乘勝奪賊衣資衆兵不然也殺人者知縣劉守緒所領奉新之兵以守仁號令閉門者生迎敵者死故殺迎敵者百餘人及守仁至斬官兵殺掠者四十六人遂無犯者矣且省城之人各受宸濠銀二兩米一石與之拒守是賊也殺之何罪又宫為賊巢財皆賊贓焚之掠之亦何罪

哉今舍其大功而摘其小過幾何而不為逆賊報仇乎且宸濠勢焰薰天觸者萬死人皆望風奔靡而已及守仁調兵四集擣其巢穴散其黨與數敗之餘羽翼俱盡妻妾赴水乃窮寇爾夫然後知縣王冕得以近之令乃以為一知縣可擒甚無據也果若所言則孫燧許逵何為被殺而三司衆官何為被縛耶楊鋭張文錦何為守之一月不敢出戰必待省城破而賊自解圍耶伍文定何以一敗而被殺者八百人其餘諸將又何以戰之三

日而後擒滅耶至若捷本所陳若作偽牌以疑賊心行反間以解賊黨之類所不載者尤多而謂以無為有可乎夫宸濠積謀有年一旦大發震撼兩京而守仁以一書生談笑平之於數日之内功亦奇矣使不即滅而貽先帝親征之勞臣不知賣國之徒計安出也使不即滅先帝崩臣又不知聖駕之來能高枕無憂否也今建不世之功而遭不明之謗天理人心安在哉臣知守仁之心決非榮辱死生所能動者但恐公論不昭而忠臣義

士解體爾此萬世忠義之究而國是之大不定者宜乎天變之疊見也臣與守仁分係師生義均生死前之所辯天下公言伏願聖明詳察乞降綸音慰安守仁仍戒飭言官勿為異論庶幾國是以定而亦消天變之一端也臣干冒天威不勝戰慄待罪之至

明軍功以勵忠勤疏　　門人黃綰

臣聞賞罰者人主御天下之操柄也得其操柄死命可致天下可運之掌不得其操柄百事具廢欲治得乎故

明主慎之至親不可移至讐不可奪有功必賞有罪必誅然必稱天以命之示非私也臣下視之不飾虚譽不結援黨不思賄托惟勉忠勤死不敢易欲不治得乎今或不然凡飾譽援黨賄托譏讒不及必獲顯擢無不如意凡盡忠勤職即譏讒蝟集黜辱隨至無不失意以此操柄失御人皆以奸結巧避為賢孰肯身任國家事哉臣不能枚舉姑以先朝末年陛下初政一事論之如宸濠搆逆虐焰吞天藩郡震動宗親懾憂陛下嘗身見之

矣腹心應援布滿中外鼎卿近倖賄賂交馳賣國姦臣待時發動兩京乏備四路無人方鎮遠近莫之如何握兵觀望滔滔皆是惟鎮守南贑都御史王守仁領敕福建勘事道經南昌中途聞變指心籲天誓不與賊俱生赤身孤走設奇運謀乃遣優人賫諜假與天兵約征方鎮會戰俾其邀獲以示有備牽疑賊謀以俟四路設備中執叛臣家屬繆托腹心又示無為以安其心然後激衆以義糾集烏合待兵成慮審發書罵賊使覺悔既出

攝兵汝復南昌按甲待之賊至安慶攻城方銳𧏮聞使還筭其歸途水陸邀擊大潰賊衆遂擒宸濠於樵舍兵法有先勝而後求戰者非此謂也成功之後江右瘡痍未復武宗皇帝南巡姦權擾攘功嫉譖百端危疑莫測守仁恭勤曲致方靖地方僅獲身免守仁爲忠可謂艱貞竭盡者矣使時無守仁倡義統衆謀獲機宜戰取有方安慶卒破金陵不保長驅北上應援蜂起腹心隂助京師存亡未可知也雖畢竟天命有在終必殲夷曠日持

久士夫戮辱蒼生荼毒可勝言也守仁南贑鎮守地方之責初無所與今受責地方者遇事不敢擔當不過告變待命而已守仁家於浙之山陰浙乃江右通衢兵力素弱長驅或下父兄宗族有噍類乎此時守仁夫豈不思但忘私奉公以為社稷不幸或敗夷滅何悔守仁之志可謂精貫白日者矣幸而成功宇内太平所謂徙薪曲突人不為功亦不致思其忠又守仁於武宗初年劉瑾為姦人莫敢言守仁斥之觸恨選杖毒决碎尻折髀

死而復甦流竄瘴嶠久方赦還始獲録用乃者南贛之鎮谿谷兇民聚黨為盜視効虐劫肆無忌憚凡在虔楚閩廣接壤山澤無非賊巢大小有司束手無策皆謂終不可理守仁鎮守未及三年兵威武畧奇變如神以故茶寮桶岡諸寨大冒浰頭諸寨次第擒滅增縣置邏立明約遂為治境視古名將何以過此江右之民為立生祠歲時祝祭民心不忘亦可見矣曩者陛下登極命取來京宴賞封之新建伯而陞南京兵部尚書言者又謂

不當來京宴賞以致奢費夫陛下大官之厨日用無紀較諸一湌之宴所費幾何猶煩論之北京豈無一職必欲置之南京此乃邪比蔽賢嫉功之所為也守仁後丁父憂服滿遂不起用反時造言排論然雖蒙拜爵陞官鐵劵未給祿米未頒朝事無與跡比樵漁縱使有過何庸論之况有功無過哉其意尤可知矣不獨守仁凡共勤王大小臣工亦廢黜殆盡臣不能枚舉姑以一二論之彼時領兵知府惟伍文定得陞副都御史得廕一子

千户邢珣徐璉但陛布政即令閒住彼亦何過縱使有過八議惡在戴德孺雖陛布政即死於水皆無廕子副使陳槐因勸宰臣進賢致怒譖人希意誣之獨黜為民御史伍希儒謝源輙以考察去官且陳槐邢珣等皆抱用世之才秉捐軀之義因功廢黜深可太息然在今日陛下操柄之失莫此為甚他日無事則可萬一有事將誰効用哉況守仁學原性命德由忠恕才優經濟使之事君處物必能曲盡其誠尤足以當薰陶備顧問以陛

下不世出明聖之資與之浹洽講明天下之治生民之福豈易言哉前者言官屢薦故尚書席書吳廷舉今侍郎張璁桂萼皆薦之曾蒙簡命用為兩廣總制臣謂總制寄止一方何若用之廟堂可以賛襄謀議轉移人心所濟天下矣伏惟陛下念明良遭遇之難蚤召守仁令與大學士楊一清等共圖至治另推才能為兩廣總制仍勅該部給與守仁應得鐵劵禄米將陳槐邢珣徐璉等起用伍希儒謝源等查酌軍功事例議録戴德孺量

與應襲此實陛下奉天所操之大柄不可毫髮移奪者宜早収之以為使人宣忠効力之權臣不勝惓惓之至

地方疏　　霍韜

竊見新建伯南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守仁奉命巡撫兩廣已將田州思恩撫處停當隨復勦平八寨及斷藤峽等賊臣等皆廣東人與賊隣壤備知各賊為患實跡嘗竊切齒蹙額而歎曰兩廣良民何其不幸生隣惡境妻子何日寧也又嘗竊計曰兩廣何日得

一好官員剿平各賊俾良民各安其生而頑民染患未深者亦得格心向化也乃今恭遇聖明特起王守仁撫剿田州思恩地方臣等竊謀曰兩廣自是有底寧之期也聖天子知人之澤也是役也臣等為王守仁計曰前巡撫動調三省兵若干萬梧州三府積年儲畜軍餉費用不知若干萬復從廣東布政司支去庫銀若干萬米不知支去若干萬殺死疫死狼兵鄉兵民壯打手不知若干萬僅得田州安靖五十日耳自是而思恩叛矣吊

巖賊出圍肇慶府矣殺數千家矣此賊併時同出益與田州思恩東西相應和者也若王守仁者乗此大敗極敝之後仰承聖明特擢之恩雖合四省兵力再支庫銀百餘萬支米數百萬勦平田州報功級數萬人亦且曰天下大功也然而守仁不役一卒不費斗糧只宣揚陛下聖德遂致思恩田州兩府頑民稽首來服其奉揚聖化以來遠人雖舜格有苗何以過此臣等是以歎服王守仁不惟能肅將天威實能誕敷天德也若八寨之賊

斷藤峽之賊又非田州思恩可比也天下十二省俱多平壤惟廣西獨在萬山之叢其土險其水迅其山之高有猿猴不度飛鳥不越者故諺語曰廣西民三而賊七由山高土惡氣習兇悍雖良民至者亦化為賊也八寨賊洪武年間所不能平斷藤峽成化八年都御史韓雍僅得討平及今五十餘年遺孽復熾故廣西賊巢柳州慶遠鬱林府江諸賊雖時出刼掠官兵亦屢請征之若八寨賊則自國初至今未有輕議征勦者葢謂山水兇

惡進兵無路消息少動賊已先知一夫控險萬兵莫敵故百六十年未有敢征八寨賊者也賊亦恃險肆惡時出攻圍城堡殺掠良民何啻萬計四方頑民犯罪脫逃投入八寨則有司不敢追攝矣鄰近流賊避兵追勦投入八寨則官兵不敢誰何矣是八寨者實四方寇賊淵藪也斷藤峽又八寨之羽翼也廣西有八寨諸賊猶人有心腹疾也八寨不平則兩廣無安枕期也今王守仁沈機不露掩賊不備一舉而平之百數十年豺虎窟穴

掃而清之如拂塵然非仰藉聖人神武不殺之威何以致此臣等是以歎服王守仁能體陛下之仁以懐綏田州思恩向化之民又能體陛下之義以討服八寨斷藤峡梗化之賊也仁義之用兩得之也謹按王守仁之成功有八善焉乗湖兵歸路之便則兵不調而自集一也因田州思恩效命之助則勞而不怨二也機出意外賊不及遯所誅者真積年渠惡非往年濫殺報功者比三也因歸師討逆賊無糧運之費四也不役民兵不募民

馬一舉成功民不知擾五也平八寨平斷藤峽則極惡者先誅其細小巢穴可漸施德化使去賊從良得撫勦之宜六也八寨不平則西而柳慶東而羅旁綠水新寧恩平之賊合數千里共為窟穴雖調兵數十萬費糧數百萬未易平伏今八寨平定則諸賊可以漸次撫勦兩廣良民可漸安生業紓聖明南顧之憂七也韓雍雖平斷藤峽賊矣旋復有賊者實當爾時未及區畫其地為經久圖俾餘賊復據為巢穴故也今五十年生聚則賊

復熾盛也亦宜若八寨乃百六十年所不能誅之劇賊山川天險尤難為功今守仁既平其巢窟即徙建城邑以鎮定之則惡賊失險後日固不能為變逋賊来歸不日且化為良民矣誅惡綏良得民父母之體八也或者議王守仁則曰所奉命撫勦田州思恩也乃不勦田州則亦已矣遂勦八寨可乎臣則曰昔吴楚反攻梁景帝詔周亞夫救梁亞夫不奉詔而絶吴楚糧道遂破吴楚而平七國安漢社稷夫不奉詔大罪也景帝不以罪亞

夫何也傳曰閫以内寡人制之閫以外將軍制之又曰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專之可也古之道也是故周亞夫知制吴楚在絶其食道而不在於救梁也是故雖有詔命猶不受也惟明君則以為功若腐儒則以為罪今王守仁知田州思恩可以德懐也遂約其降而安定之知八寨諸賊百六十年未易服也遂因時仗義而討平之仁義之用達天德者也雖無詔命先發後聞可也況有便宜從事之旨乎或者又曰建置城邑大

事也區處錢糧戶部職也不先奏聞而輙興功可乎臣則曰古者帝王千里之內自治千里之外付之侯伯而已是豈堯舜湯武聖智反後世不如哉葢慮輿圖既廣則智力不及與其役一已耳目之力而無益於事孰若以天下賢才理天下事為逸而有功也是故帝王之職在於知人而已既知其人之賢而委任之矣則事之舉錯一以付之而責其成功若功効不孚乃制其罪可也今既任之又從而牽制之則豪傑何所措手足乎是故

王守仁之平八寨也所殺者賊之渠魁耳若逋逃者固未及殺也乘此時機建置城邑遂招逋逃之賊復業焉則積年之賊皆可化為良民也失此機會撤兵而歸俟奏得旨乃興版築則賊漸來歸又漸生聚據險結寨以抗我師雖欲築城亦不能矣昔者范仲淹之守西邊也欲築大順城慮敵人爭之乃先具版築然後廵邊急速興工一月成城西夏覺而爭之已不及矣爾時范仲淹若俟奏報豈不敗乃事哉王守仁於建置城邑之役葢

計之熟矣錢糧夫役固不仰足戶部而後有處也其以一肩而分聖明南顧之憂可謂賢矣不以為功反以為過可乎先是正德十四年宸濠謀反江西兩司俛首從賊惟王守仁同御史伍希儒謝源誓心效忠不幸姦臣張忠許泰等欲掩王守仁之功以為己有乃揚諸人曰王守仁初同賊謀及公論難掩乃又曰宸濠金帛俱王守仁伍希儒謝源滿載以去當時大學士楊廷和尚書喬宇亦忌王守仁之功遂不與辯白而黜伍希儒謝源

俾落仕籍王守仁不辯之謗至今未雪可謂喑啞之寃矣夫國家論功有二道焉有開國效功之臣焉有定亂拯危之臣焉開國之臣成則侯也敗則虜也雖勿論焉可也惟禍變倐起社稷安危凛乎一髮效忠定亂之臣則不忘也何也所以衛社稷也昔者王守仁之執宸濠也可謂定亂拯危之功矣姦人猶或忌之而謗其短夫如是則後有事變誰肯效忠乎甚矣小人忌功足以誤國也臣等是以歎曰王守仁等江西之功不白無以勸

勵忠之臣若廣西之功不白又無以勸策勳之臣是皆
天下地方大慮也王守仁大臣也豈以功賞有無為重
輕哉第恐當時有功之人及土官立功之人視此解體
則在外撫臣遂無所激勸以為建功之地耳臣等廣人
也目擊八寨之賊為地方大患百數十年一旦仰賴聖
明任用守仁以底平定不勝慶忭今兵部功賞未見施
行户部覆題又復再勘臣恐機會一失大功遂沮城堡
不得修築逋賊復據巢穴地方不勝可慮也是故冒昧

建言惟聖明察焉乞早裁斷俾官僚早得激勸城寨早得修築逋賊早得招安良民早得復業嶺海之外歌詠太平祝頌聖德實臣等所以報陛下知遇一節也亦臣等自為地方大慮也不得已也為此具奏

征宸濠反間遺事　　錢德洪

龍光云是年六月十五日公於豐城聞宸濠之變時參謀雷濟蕭禹在侍相與拜天誓死起兵討賊欲趨還吉安南風正急舟不能動又痛哭告天頃之得北風宸濠

追兵將及潛入小漁船與濟等同載得脫免舟中計議恐宸濠徑襲南京遂犯北京兩京倉卒無備圖欲沮撓使遲留半月遠近聞知自然有備無患乃假寫兩廣都御史火牌云提督兩廣軍務都御史楊為機密軍務事准兵部咨及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顏咨俱為前事本院帶領狼達官兵四十八萬齊往江西公幹的於五月初三日在廣州府起馬前進仰沿途軍衛有司等衙門即便照數預備糧草伺候官兵到日支應若臨期缺乏悞

事定行照依軍法斬首等因意示朝廷先差顔等勘事
已容於兩廣各處起調兵馬潛來襲取宸濠使之恐懼
遲疑觀望不敢輕進使濟等密遣乖覺人役持火牌設
法打入省城宸濠見火牌果生疑懼十八日回至吉安
又令濟等假寫南雄南安贛州等府報帖日逐飛報府
城打入省下一以動揺省城人心一以鼓勵吉安效義
之士又與濟等謀假寫迎接京軍文書云提督軍務都
御史王為機密軍務事准兵部咨該本部題奉聖旨許

泰郤永分領邊軍四萬從鳳陽等處陸路徑擣南昌劉暉桂勇分領京邊官軍四萬從徐州淮安等處水陸並進分襲南昌王守仁領兵二萬楊旦等領兵八萬秦金等領兵六萬各從信地分道並進刻期夾攻南昌務要遵照方略并心協謀依期速進毋得彼先此後致悞事機欽此等因咨到職除欽遵外照得本職先因奉勅前往福建公幹行至豐城地方卒遇寧王之變見已退往吉安府起兵令准前因遵奉勅旨俟兩廣兵齊依期前

進外看得兵部咨到緣由係奉朝廷機密勅旨皆是掩其不備先發制人之謀其時必以寧王之兵尚未舉動令寧王之兵已出約亦有二三十萬若北来官兵不知的實消息未免有悮事機以本職計之若寧王堅守南昌擁兵不出京邊官軍遠来天時地利兩皆不便一時恐亦難圖須是按兵徐行或分兵先守南都候寧王已離江西然後或遮其前或擊其後使之首尾不救破之必矣今寧王主謀李士實劉養正等各有書密寄本職

其賊將凌十一閔廿四亦各密差心腹前來本職遞狀皆要反戈立功報效可見寧王已是衆叛親離之人其敗必不久矣今聞兩廣共起兵四十八萬其先鋒八萬係遵勅旨之數今已到贛州地方湖廣起兵二十萬其先鋒六萬係遵勅旨之數今聞已到黄州府地方本職起兵十萬遵照勅旨先領二萬屯吉安府地方各府知府等官各起兵快約亦不下一萬之數共計亦有十一二萬人馬儘已彀用但得寧王早離江西其中必有内

變因而乘機夾攻為力甚易為此今用手本備開緣由前去煩請查照裁處并將一應進止機宜計議停當選差乖覺曉事人員與同差去人役星夜回報施行須至手本者既已寫成手本令濟等選差慣能走遞家人重與盤費以前事機陽作實情備細密切說與令渠潛踪隱跡星夜前来南京及淮揚等處迎接官兵又令濟等尋訪素與宸濠交通之人厚加結納令渠密去報知寧府宸濠聞知大加賞賜差人四路跟捉既見手本愈加

疑懼將差人備細拷問詳悉當時殺死因此宸濠又疑李士實劉養正不信其謀又與龍光計議假寫回報李士實書内云承手教密示足見老先生精忠報國之本心始知近日之事迫於勢不得已而然身雖陷於羅網乃心罔不在王室也所喻密謀非老先生斷不能及此今又得子吉同心協力當萬萬無一失矣然機事不密則害成務須乘時待機而發乃可不然恐無益於國而徒為老先生與子吉之累又區區心所不忍也况今兵

勢四路已合只待此公一出便可下手但恐未肯輕出耳昨凌閔諸將遣人密傳消息亦皆出於老先生與子吉開導激發而然但恐此三四人者皆是粗漢易有漏泄須戒令慎密又曲為之防可也目畢即付丙丁知名不具與劉養正亦同兩書既就遣雷濟設法差遞李士實龍光設法差遞劉養正各差遞人皆被宸濠殺死宸濠由是愈疑劉李劉李亦各自相疑懼不肯出身任事以故上下人心互生疑懼兵勢日衰又遣素與劉養正

交厚指揮高睿致書劉養正及遣雷濟蕭禹引誘内官萬鋭等私寫書信與内官陳賢劉吉喻木等俱皆反間之謀又多寫告示及招降旗號開諭逆順禍福及寫木牌等項動以千計分遣雷濟蕭禹龍光王佐等分役經行賊壘潛地將告示粘貼及旗號木牌四路標插又先張疑兵於豐城示以欲攻之勢又遣雷濟龍光將劉養正家屬在吉安者厚加看養隂遣其家人密至劉養正處傳遞消息亦皆反間之謀初時宸濠謀定六月十七

日出兵自己於二十二日在江西起馬徑趨南京謁陵即位遂直犯北京因間前項反間疑沮之謀遂不敢輕出故十七等日、先遣兵出攻南康九江而自留省城賊兵等候宸濠不出亦各疑懼退沮久駐江湖之上師老氣衰又見四路所貼告示及插旗號木牌人人解體日漸離散以故無心攻鬬其後宸濠探知四路無兵前項事機已失兵勢已阻人馬已散多有潛来投降者我師一候宸濠出城即統伍知府等官兵疾趨攻破省城度

宸濠顧念根本之地勢必歸救遂預發兵迎擊於鄱陽
湖大戰三日罪人斯得
右反間始末嘗聞諸吉水致仕縣丞龍光光謂德洪
曰昔夫子寫楊公火牌將發時雷濟問曰寧王見此
恐未必信曰不信可疑否對曰疑則不免夫子笑曰
得渠一疑彼之大事去矣既而歎曰宸濠素行無道
殘害百姓今雖一時從逆者衆必非本心徒以威刼
利誘苟一時之合耳縱使奮兵前去我以問罪之師

徐躡其後順逆之勢既判勝負預可知也但賊兵早越一方遂破殘一方民命虎兕出柙收之遂難為今之計只是遲留宸濠一日不出則天下實受一日之福光又言夫子捷疏慮繁文太多一切反間之計俱不言及亦以設謀用詭非君子得已之事不欲明言示人當時若使不行間計遲留寧王寧王必即時擁兵前進正所謂迅雷不及掩耳兩京各路何恃為備所以破敗寧王使之坐失事機全是遲留寧王一着

所以遲留寧王全是謀行反間一事今人讀奏冊所報皆是可書之功而不知書不能盡者十倍於奏冊又言寧藩事平之後京邊官軍南来失其姦計由是痛恨夫子百計搜尋羅織無所泄毒擠怒門人冀元亨與濟禹光等俱欲置之死地冀元亨被執光等四竄逃匿家破人亡妻子離散直伺官軍離却省城方敢出身回家當時光等粘貼告示標插旗號木牌皆是半夜昏黒衝風冒雨涉險破浪出入賊壘萬死中

得一生所差行間人役被宸濠要殺者俱是親信家人今當事平之後議者不究始原并將在册功次亦盡削去此光等走役微勞雖皆臣子本分不足深惜但賞罰若此繼後天下倘或再有事變人皆以光等為鑒戒矣誰肯復效死力哉又言夫子應變之神真不可測時官兵方破省城忽傳令造免死木牌數十萬莫知所用及發兵迎擊宸濠於湖上取木牌順流放下時賊兵既聞省城已破脅從之衆俱欲逃竄無

路見水浮木牌一時爭取散去不計其數二十五日賊勢尚銳值風不便我兵少挫夫子急令斬取先却者頭知府伍文定等立於銃鉋之間方奮督各兵殊死抵戰賊兵忽見一大牌書寧王已擒我軍毋得縱殺一時驚擾遂大潰次日賊兵既窮促宸濠思欲潛遯見一漁船隱在蘆葦之中宸濠大聲叫渡漁人移棹請渡竟送中軍諸將尚未知也其神運每如此又言嘗聞雷濟云夫子昔在豐城聞變南風正急拜天

哭告曰天若憫恻百萬民命幸假我一帆風須臾風稍定頃之舟人讙譟回風濟禹取香煙試之舟上果然久之北風大作宸濠追兵將及時夫人公子在舟夫子呼一小漁船自縛勑令濟禹持米二斗鬻魚五寸與夫人為别將發問濟曰行備否濟禹對曰已備夫子笑曰還少一物濟禹思之不得夫子指船頭羅盎曰到地方無此何以示信於是又取羅盎以行明日至吉安城下城門方戒嚴舟不得泊岸濟禹揭羅

葢以示城中遂譴慶曰王爺爺還矣乃開門羅拜迎入於是濟禹心歎危迫之時暇裕乃如此德洪昔在師門或問用兵有術否夫子曰用兵何術但學問純篤養得此心不動乃術爾凡人智能相去不甚遠勝負之決不待卜諸臨陣只在此心動與不動之間昔與寧王逆戰於湖上時南風轉急面命某某為火攻之具是時前軍正挫卻某某對立矍視三四申告耳如弗聞此輩皆有大名於時者平時智術豈有不足

臨事忙失若此智術將安所施又嘗聞鄒謙之曰昔先生與寧王交戰時與二三同志坐中軍講學諜者走報前軍失利坐中皆有怖色先生出見諜者退而就坐復接緒言神色自若頃之諜者走報賊兵大潰坐中皆有喜色先生出見諜者退而就坐復接緒言神色亦自若又嘗聞陳惟濬曰惟濬嘗聞之尚謙矣尚謙言昔見有侍於先生者自稱可與行師先生問之對曰某能不動心曰不動心可易言耶對曰某得

制動之方先生笑曰此心當對敵時且要制動又誰與發謀出慮耶又問今人有不知學問者儘能履險不懼是亦可與行師否先生曰人之性氣剛者亦能履險不懼但其心必待彊持而後能即彊持便是本體之蔽便不能宰割庶事孟施舍之所謂守氣者也若人真肯在良知上用功時時精明不蔽於欲自能臨事不動不動真體自能應變無言此曾子之所謂守約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者也又甞聞劉邦采

曰昔有問人能養得此心不動即可與行師否先生曰也須學過此是對刀殺人事豈意想可得必須身習其事斯節制漸明智慧漸周方可信行天下未有不履其事而能造其理者此後世格物之學所以為謬也孔子自謂軍旅之事未之學此亦不是譧言但聖人得位行志自有消變未形之道不須用此後世論治根源上全不講及每事只在半中截做起故犯手脚若在根源上講求豈有必事殺人而後安得人

之理某自征贑以来朝廷使我日以殺人為事心豈割忍但事勢至此譬之既病之人且須治其外邪方可扶囬元氣病後施藥猶勝力視其死故耳可惜平生精神俱用此等没緊要事上去了昔者德洪事先生八年在侍同門每有問兵事者皆默而不答以故南贑寧藩始末俱不與聞先生没後搜録遺書七年而奏疏文移始集及查對月日而後五征始末具見獨於用間一事昔嘗槩聞奏疏文移俱無所見去年

德洪主試廣東道經江西訪問龍光始獲間書間牌
諸稿并所聞於諸同門者歸以附録二時嘉靖乙未
八月書於姑蘇之郡學

陽明先生平浰頭記　　大學士湖東費宏

惠之龍川北抵贛其山谷賊巢亡慮數百而浰頭最大
浰之賊肆惡以毒吾民者亡慮數千而池仲容最著仲
容之放兵四刼亡慮數十年而龍川翁源始興龍南信
豐安遠會昌以邇巢受毒尤數正德丁丑之春信豐復

告急於巡撫都御史王公伯安召諸縣苦賊者數十人問何以攻之皆謂非多集狼兵弗濟又謂狼兵亦嘗再用矣竟以招而後定公曰盜以招蔓此頃年大弊也吾方懲之且兵無常勢奚必狼而後濟耶若等能為吾用獨非兵乎乃與巡按御史屠君安卿毛君鳴岡合疏以剿請又請重兵權肅軍法以一士心詔加公提督軍務賜之旗牌聽以便宜區畫惟功之有成不限以時時橫水桶岡盜亦起而視浰為急公議先攻二峒乃會兵以

圖洲凡軍中籌畫多諮之兵備副使楊君廷宜請募諸縣機兵而以其傭募新民之任戰者取贖金儲穀鹽課以餉之而兵與食足焉二峒之攻慮仲容乘虛以擾我也謀伐其交使辨士周祥往諭其黨黄金巢等得降者五百人籍以為兵仲容獨憤不從冬初聞横水破始懼使弟仲安率老幼三百人来圖緩兵且我覘也公陽許之使據上新地以遏桶岡之賊而實遲其歸圖閲月仲容聞桶岡破益懼為備益嚴公使以牛酒詗之賊度不

可隱則曰盧珂鄭志高陳英吾讐也恐其見襲而備之耳珂等皆龍川歸順之民有衆三千仲容脅之不可故深讐之公方欲以計生致仲容乃陽檄龍川盧珂等搆兵之實若甚恐焉趣利刋木且假道以誅珂黨十二月望珂等各来告仲容必反公復怒其誣搆叱收之陰諭意向使遣人先歸集衆時兵還自桶岡公合樂大饗散之歸農示不復用使仲安亦領衆歸又遣指揮余恩諭仲容毋撤備以防珂黨仲容益喜前所使辨士因說之親

詣公謝且曰往則我公信爾無他而誅珂等必矣仲容然率四十人来見公聞其就道也密飭諸縣勒兵分哨又使千戸孟俊偽持一檄經浰巢宣言將拘珂黨實督集其兵也賊導俊出境不復疑閏十二月下弦仲容既至贛是夕釋珂等馳歸縻仲容令官屬以次饗犒明年正月癸卯朏公度諸兵已集引仲容入并其黨擒之出珂等所告訊鞫具狀亟使人約諸兵入巢越四日丁未同時並進其軍於龍川者惠州知府陳祥率通判徐璣

從和平都入指揮姚璽率新民梅南春等從烏龍鎮入孟俊率珂等從平地水入軍於龍南者贛州知府邢珣率同知夏克義知縣王天與等從太平保入推官危壽率義民葉方等從南平入守備指揮郟文率義民孫洪舜等從冷水逕入余恩率百長王受等從高砂保入軍於信豐者南安知府季斆率訓導藍鐸等從黃田岡入縣丞舒富率義民趙志標等從烏逕入公自率中堅督文搗下浰大巢副使君督餘哨會於三浰賊黨自仲容

至贛備已弛矣至是聞官兵驟入皆驚失措乃分投出禦而悉其精鋭千餘迎敵於龍子嶺我兵列為三衝掎角而前恩以受兵首與賊戰却之奮追里許賊伏四起擊受後壽乃以方兵鼓譟往援俊復以珂等兵從旁衝擊呼聲震山谷賊大敗而潰遂併上中二浰克之各哨兵乗勝奮擊是日遂破巢十一曰熱水曰五花障曰淡方曰石門曰上下陵曰竻竹湖曰白沙曰曲潭曰赤塘曰古坑曰三坑明日探賊所奔分道急擊已酉破巢凡

六曰鐵石障曰羊角山曰黄田坳曰嶺岡曰溪尾庚戌破巢凡二曰大門山曰鎮里寨辛亥破巢凡九曰中村曰半逕曰都坑曰尺八嶺曰新田逕曰古地曰空背曰旗嶺曰頓岡癸丑破巢凡四曰狗脚坳曰水晶洞曰五洞曰藍州丙辰破巢凡二曰風盤曰茶山其奔者尚八百餘徒聚於九連山山峻而袤廣與龍門山後諸寨接公慮以兵進逼其勢必合合難制矣乃選銳士七百餘人衣所得賊衣若潰而奔取賊所據厓下澗道乘暮而

入賊以為其黨也從厓下招呼我兵亦佯與和應已度險扼其後路明日賊始覺併力來敵我兵從高臨下擊敗之公度其必潰也預戒各哨設伏以待乙丑覆之於五花障於白沙於銀坑水丁卯覆之於烏龍鎮於中村於北山於風門奥分逃餘孽尚三百餘徒各哨乃會兵追之二月辛未復與戰於和平甲戌戰於上坪下坪丁丑戰於黄田坳辛巳戰於鐵障山癸未戰於乾村於梨樹乙酉戰於芀竹壬辰戰於百順於和峒乙未戰於水

源於長吉於天堂寨諜報各巢之稔惡者葢幾盡矣惟脅從二百餘徒聚九連山谷呼號乞降公遣珣往撫之籍而處之白沙公率副使君乃即祥應和平相其險易經理立縣設隘庶幾永寧遂班師而歸葢戊寅三月丁未也凡所擣賊巢三十八所擒斬賊酋二十九人中酋三十八人從賊三千六十八人俘賊屬男婦八百九十人鹵獲馬牛器仗稱是是役也以力則兵僅數千以時則旬僅六浹遂能滅此兇狡稽誅之虜以除三徼數十

年之大患其功偉矣捷聞有詔褒賞官公之子世錦衣百戶副使君加俸一秩於是邢侯夏侯危侯偕通判文侯運吴侯昌謂公玆舉足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不可以無傳也使人自贛来請予書其事嗟乎惟兵者不祥之器王公用儒者謀謨之業而乃躬擐甲胄率先將士下上山谷與死冦角勝爭利出於萬死而公平日豈習殺伐之事而貪取摧陷之功以為快哉顧盜之於民不容並育譬則莠驕害稼而養之弗薅從虎狼之狂噬而聽

孽牧之衰耗此不仁者所不忍為而公亦必不以不仁自處也公之心予知之公之功則播之天下傳之後世何俟於予之書之也然而人知渠魁之坐縛兇孽之蕩平以為成功如此其易而不知公之籌慮如此其密建請如此其忠上之所以委任如此其專副使君之所贊佐如此其勤文武將吏之所以奔走禦侮如此其勞而功之成所以如此其不易是則不可以不書也予故為備書之以昭示贛人庶其無忘且有考焉

移置陽明先生石刻記

昔陽明王先生督兵於贛也與學士大夫切劘於聖賢之學自縉紳至於閭閻以及四方之過賓皆得受業問道蓋濂洛之傳至是復明而先生治兵料敵卒有以平姦宄者皆原於切劘之力於是深信人心本善無不可復其不然者由倡之不力輔之不周而為學之志未立故也既以責志為教肆其子弟復取大學中庸古本序其大端與濂溪太極圖說聯書立於鬱孤山之上使登

覽而遊息於此者出埃壒之表動高明曠遠之志庶幾見所書而興起其志不使至於懈惰葢所以為倡而輔之之慮切也先生去贛二十餘年石為風雨之所摧剥者日就缺壊而是山復為公廨所拘觀者出入不便嘉靖壬寅憲副江陰薛君應登備兵之暇訪先生故迹覩斯石悲慨焉既移置於先生祠中復求搨本之善者補刻其缺壊而託記於予予嘗觀先生所書恨其學之不俱傳也自孔孟以後明其學者濂溪耳故圖說原天所

以生人者本於無極而求復其原則以無欲為主舍無欲而言中正仁義皆不可以合德而反終故大學言致知中庸言慎獨獨知之地欲所由辨求其寡而無焉此至易而難者也先生數百年之下處困而後自得恍然悔既往之非真若脫溷淖而御泠風故既自以切劘而尤不敢有隱於天下於是擇其辭書之石冀来者之自得猶夫已也今先生之言徧天下天下之人多易其言而不知其處困之功與責志之教故深於解悟者每不

屑於持守而意見所至即皆自是而不疑嘵嘵然方且以議論相持競譬則石已缺壞而猶不蔽風雨顧以為崇護之嚴貿焉莫知其所出入豈不失哉夫欲之易熾速於風雨而志之難立有甚於石其積習之久非一日可移置也然使精神凝聚即獨知之地以從事焉則又不易地不由人而足以自反譬則石之摧剥於風雨者復庇之以厦屋雖失於昔不猶可以保其終乎今石存則升先生之堂者宜有待矣薛君有志於學其究此石

葢亦輔世之意而余之困而不學則有愧於切劘之助也書之石陰亦以為久要云

陽明王先生報功祠記

經世保民之道濟其變而後顯其功厚其施而後食其報傳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時而至於立功則去太上遠矣士君子遭時遇主處常盡變不得已而立功固不望其報之久近人之思報自不能已故昌黎祀潮子厚祀柳張詠繪像而祀於蜀羊祜建碑而祀於襄陽

其致一也贑之牙境萬山盤互羣盜縱横土酋跳梁於東南逆藩窺伺於西北正德丙子春陽明王公以大中丞秉鉞来鎮綱紀號令朝發夕新凡四省五道九府州六十九縣二十五衛所之奔命者皇皇汲汲恐干後至之誅又卓見大本廣集衆思張弛操縱不出庭戶而遥制黠虜於江山數千里之外英聲義烈肅於雷霆今年平南靖明年平桶岡又明年平浰頭又明年平逆藩如虔如楚如閩如粤四郊力穡清夜絃歌而邊圉之患除

如豫州如江州如桐城如淮甸千里肅清萬夫解甲而社稷之憂釋夫公以文儒之資生承平之世蹈踈逖之蹤當盤錯之會天樞全斗極之光地維掃豺狼之穴璽書頻奬茅土加封一時遭際可以風厲羣工矣公之去贑久矣而人猶思之復建祠以祀之富者輸財貧者效力巧思者摸像善計者糾工虛堂香火無替歲時報施之道不於其存而於其亡身後之事未定於天下而私於一方吾是以知贑人之重義也孔子曰斯民也三代

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茲非三代之遺民歟公繼其父龍山公之學且與孫忠烈同年同官忠烈死逆藩之難而公成靖難之功浩然之氣充塞兩間增光皇國幸與不幸易地則皆然者然則公之立功雖有先後大小要皆以忠輸君以孝成親以信許友者歟公諱守仁字伯安別號陽明龍山公諱華以大魁冢宰孫忠烈諱燧以中丞贈宗伯皆吾鄉先達也嗚呼望雷陽而思新竹按營壘而歎奇才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謹紀其實以備野史

之拾遺云

田石平記

田江之濵有怪石焉狀若一龜臥於衍石之上長倍尋厚廣可尋之半境土寧靜則偃臥維平有眚則傾欹潛浮以離故處故俗傳有平寧傾兵之讖嵗乙酉岑氏猛食采日殷恣横搆兵守臣方上疏議討一夕石忽浮去數百武猛懼乃使力士復之嚮夕殷祀之以潛弭其變明年大兵至猛竟失利以滅人益異焉猛黨盧王二酋

脅衆連兵據思田以重煩我師朝議特起今新建伯陽明王公来平比至集衆告曰蠢兹二酋豈憚一擒維瘡痍未瘳而重罹鋒刃為可哀也即日下令解十萬之甲掣四省之兵推赤二酋俾自善計二酋憚公威德且知大信不殺遂率衆自縛泣降公如初令諭而遣之單車詣田經畫建置以訓奠有衆田父老望風觀德如堵如墻羅拜泣下曰大兵不加明公再生之賜也田醜何以為報維田始禍石實釁之具以怪狀聞且曰自王師未

旋石靡有寧田人惴惴守之如嬰令則亡是恐矣頋公毀此以寧我田公曰其然與若等往觀之既覿曰汝能怪乎吾不汝毀而與決取筆大書其上曰田石平田州寧千萬世鞏皇明明年春公使匠氏鐫之遂以為田鎮田人無遠近老穉咸謳歌於道以相慶焉嗟夫維石在阿賦性不邪孰使之行亶民之訛維妖維祥肇是興亡天實變幻而莫知其方維邪則洩維正則滅亦存乎其人而已矣公忠誠純正其靜一之學浩然之氣見於勤

王靖難者可以格神明而貫金石天下已信之有弗靈於是石乎田人寳兹石文葢不啻交人之纍銅柱也已公車將旋田人趍必東曰兹不可無述以告於世世作田石平記

陽明先生畫像記　少師徐階

陽明先生像一幅水墨寫嘉靖己亥予督學江西就士人家摹得先生燕居像二朝衣冠像一明年庚子夏以燕居之一贈吕生舒此幅是也先生在正德間以都御

史巡撫南贛督兵敗宸濠平定大亂拜南京兵部尚書封新建伯其後以論學為世所忌竟奪爵予往來吉贛間問其父老云濠之未叛也先生奉命按事福州乞歸省其親乘單舸下南昌至豐城聞變將走還幕府為討賊計而吉安太守松月伍公議適合郡又有積穀可養士因留吉安徵諸郡兵與濠戰湖中敗擒之其事皆有日月可按覆而忌者謂先生始赴濠之約後持兩端遁歸為伍所彊會濠攻安慶不克乘其沮喪幸成功夫人

情茍有約其敗徵未見必不遁凡攻討之事勝則侫不勝則族茍持兩端雖彊之必不留武皇帝之在御也政由嬖倖濠悉與結納至或許為内應方其崛起天下皆不敢意其遽亡先生引兵而西留其家吉安之公署聚薪環之戒守者曰兵敗即縱火毋為賊辱嗚呼此其功豈可謂幸成而其心事豈不皦然如日月哉忌者不與其功足矣又舉其心事誣之甚矣小人之不樂成人善也自古君子為小人所誣者多矣要其終必自暴白乃

予所深慨者今世士大夫高者談玄理其次為柔愿下者直以貪黷奔競謀自利其身有一人焉出死力為國家平定大亂而以忌厚誣之其勢不盡驅士類入於三者之途不止凡為治不患無事功患無賞罰議論者賞罰所從出也今天下漸以多事庶幾得人焉馳驅其間而平時所謂議論者如此雖在上智不以賞罰為勸懲彼其激厲中才之具不已踈乎此予所深慨也濠之亂孫許二公死於前先生平定之於後其迹不同同有功

於名教江西會城孫許皆廟食而先生無祠予督學之二年始祀先生於射圃未幾被召因摹像以歸將示同志者而首以贈呂生予嘗見人言此像於先生極似以今觀之貌殊不武然獨以武功顯於此見儒者之作用矣呂生誠有慕乎尚於其學求之

重脩陽明王先生祠記　　大學士李春芳

陽明先生祠少師存翁徐公督學江右時所創建也公二十及第宏辭博學嶷然稱首詞林一時詞林宿學皆

自以為不及而公則曰學豈文詞已也日與文莊歐陽公窮究心學聞陽明先生良知之說而深契焉江右為陽明先生過化地公既闡明其學以訓諸生而又謂崇祀無所不足以繫衆志乃於省城營建祠宇肖先生像祀之遴選諸生之儁茂者樂羣其中名曰龍沙會公課藝暇每以心得開示諸生而一時諸生多所興起云既公召還薦躋綸閣為上所親信葢去江右幾三十年矣有告以祠宇傾圮者公則愀然動心捐賜金九十屬新

建錢令修葺之侍御甘齋成君聞之曰此予責也遂身任其事鳩工庀材飾其所已敝增其所未備堂宇齋舍煥然改觀不惟妥祀永稱而諸生之興起者益勃勃不可禦矣噫公當樞筦之任受心膂之寄無論幾務叢委即宸翰咨答日三四至而猶惓惓於崇先哲興後學如此誠以學之不可以已也夫致知之學發自孔門而孟子良知之說則又發所未發陽明先生合而言之曰致良知則好善惡惡之意誠推其極家國天下可坐而理

矣公篤信先生之學而日以體之身心施之政事秉鈞之初即發私餽屏貪墨示以好惡四海嚮風不數年而人心吏治翕然丕變此豈有異術哉好善惡惡之意誠於中也故學非不明之患患不誠耳知善知惡良知具存譬之大明當天無微不照當好當惡當賞當罰當進當退錙銖不爽各當天則循其則而應之則平平蕩蕩無有作好無有作惡而天下平矣故誠而自慊則好人所好惡人所惡而為仁不誠而自欺則好人所惡惡人

所好而為不仁苟為不仁生於其心害於其事蠧治戕民有不可勝言者矣公為此懼又舉明道定性識仁二書發明其義以示海内學者而致知之學益明以切諸生能心惟其義而體諸身則於陽明先生之學幾矣業斯舍者其尚體公之意而殫力於誠以為他日致用之地哉成君守節曹州人癸丑進士按治江右飭紀布恵卓有賢聲葢有志於學者

平寧藩事略　　　　　　敬齋蔡文

陽明先生道德功業冠絶古今無容議矣獨寧藩一事不理於讒口者有二曰始與寧府交通後知事不可成因人之力從而翦之以成厥功又曰寧府財寳山積兵入其宫悉取以歸此二者當時讒口嗷嗷至形諸章奏播諸逺近縉紳有識皆知其為必無而莫悉其無之故皆知其絶無可疑而無以破人之疑余甚恨之足跡半天下訪之莫有知者廹移官入贑贑故先生開府之地當時故老尚有存者咨訪累月迺得其詳於是躍然以

喜疾讒口之無根且知先生計慮之深規模之遠有非常情之所能測識也自古建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逆藩之積慮非一日矣當時所憚獨先生在耳殺之不得必欲致之事乃可成故致惓惓於先生而先生亦不絕於彼者力有所為機有所待峒酋葉芳等有衆萬人感不殺之恩樂為我用先生推誠撫之間亦以意芳叩首踴躍待報而發逆藩招集無賴亦屬意於葉芳嘗以厚貲啗之芳受不卻有以聞於先生者先生憮然有

失久之摶桀起曰吾今日視義當為事之成敗身之禍福不計也會逆兵起遂部所屬民卒督知府邢珣伍文定等以行葉芳密使人告曰吾以款彼也今日之事生死惟命先生大喜即檄以往鄱湖之戰逆藩覬望芳來芳乘之遂就擒大難之平芳與有力不然逆兵衆且彊獨以民卒之脆弱渙散安能當其鋒哉兵入南昌先生召芳語之曰吾請於朝以官償若勞如何芳叩首曰芳土人不樂拘束願得金帛作富家翁耳遂入宮籍所有

以獻餘以予芳滿其欲焉由前觀之先生所以陽示不絶於彼者隂欲有為於此使當時積穀練兵寧不啟彼之疑而厚其毒法曰藏於九地之下奮於九天之上是也其後以貲委葉芳者則以夷治夷之法故先生心事如青天白日用兵若風雨雷霆本無可疑何疑者之紛紛也故表而出之

蘙子咨呈

正德十六年七月十八日奉到兵部鳯字二千八百八

十號勘合內開一件捷音事准武選司付奉本部連送該本部題送准浙江布政司咨呈據紹興府申據餘姚縣申蒙本府紙牌仰縣速將都御史王承蔭子姪應該之人取具無碍親供并官吏里隣人等不扶結狀繳報等因依蒙行據該隅里老呂時進等勘得右副都御史王任江西南贛等處勦賊成功欽承蔭子一人世襲錦衣衛百戶行縣取具里老并本族親供今據前因合將繳到王冕等供狀一紙係本縣東北隅五里民籍有姪

王守仁任江西南贛等處右副都御史為勦賊成功欽承蔭子王正憲世襲錦衣衛百戶行縣取具里老并本族親供呈繳到部查得先該提督南贛都御史王奏稱征剿江西南贛等處賊冦驅卒不過萬餘用費不滿三萬兩月之間俘斬六千有奇破巢八十有四渠魁授首噍類無遺該本部查議得都御史王躬親督戰獲有軍功所當先録伏望聖明俯照節年平冦陞蔭有功官員事例將王照例陞職蔭子以酬其功等因具題正德十

三年四月十八日節該奉聖旨是各官既勦賊成功地方有賴陞右副都御史蔭子姪一人做錦衣衛世襲百戶欽此查無本官應襲子姪姓名已經備行原籍官司查取去後又該提督南贛軍務右副都察院王奏報廣東韶州府樂昌等縣平賊捷音内開擒斬首從賊人首級共二千八百九名顆俘獲賊屬并奪回被擄男婦五百名口等因該本部查議得本官分兵設策一旦剿平厥功非細本部議將王量加陞級於先蔭子百戶上再

加陞蔭以酬其功伏蒙欽依王守仁已因功陞職還賞
銀四十兩紵絲二表裏臣等以為王守仁累建奇功各
不相掩今止給賞似不足酬其功合無王守仁量陞俸
給於先蔭子百戶上量加陞蔭等因本年十二月初三
日具題本月二十六日奉聖旨王守仁累有成功他男
先蔭職事上還加陞一級欽此又經備行欽遵訖今據
前因久查陞級事例實授百戶上加一級該副千戶通
查案呈到部欲將都御史王應蔭子王正憲查照先奉

欽依加蔭子姪一人做錦衣衛世襲百戶再加續奉欽依加陞一級與做副千戶填註錦衣衛左所支俸緣係查錄恩蔭節奉欽依王守仁蔭子姪一人做錦衣衛世襲百戶及他男先蔭職上還加陞一級事理等因正德十五年三月初四日少師兼太子太師本部尚書王等具題次年四月二十五日奉聖旨是欽此欽遵擬合通行為此合行浙江布政司轉行紹興府餘姚縣着落當該官吏照依本部題奉欽依內事理即便查取王正憲

作速起程前來赴任仍將本官起程日期繳報施行

處分家務題冊

門人黄宗明書

先師陽明先生夫人諸氏諸無出先生立從姪正憲為繼嘉靖丙戌繼室張氏生子名正聰未及一歳輒有兩廣之命當將大小家務處分詳明托人經理殁幾一載家衆童僕不能遵守在他日能保無悔乎宗明等因送先生葬回太夫人及親疎宗族子弟四方門人俱在將先生一應所遺家務逐一禀請太夫人與衆人從長計

處分析區畫以為閑家正始防微杜漸之原寫立一樣五本請於按察司僉事王紹興府知府洪用印鈐記一本留府一本留太夫人正憲正聰各留一本同志一本永為照守先生功在社稷澤被生民道在宇宙人所瞻仰其遺孤婺室識與不識無不哀痛況骨肉親戚門生故舊何忍棄之負之哉凡我同事自今處分之後如有異議人得舉正毋或輕貸

同門輪年撫孤題單

門人薛侃書

先師陽明先生同祖兄弟五人伯父之子曰守義守智叔父之子曰守禮守信守恭同父兄弟四人長為先師次守儉守文守章先師年逾四十未有嗣子擇守信第五男正憲為嗣撫育婚娶嘉靖丙戌生子正聰明年奉命之廣身入瘴鄉削平反亂遂嬰奇疾卒於江西之南安凡百家務雖預處分而家衆欺正聰年幼不知遵守吾儕自千里會葬痛思先師平生憂君體國拳拳與人為善之心今日之事宜以保孤安寡為先區區田業非

其所重若後人不體見小失大甚非所以承先志也乃
禀太夫人及宗族同門戚里僉事汪克章太守朱衮酌
之情禮參以律令恤遺孤以宏本嚴内外以别嫌分爨
食以防微一應所有會衆分析具有成議日後倘復恩
典承襲亦有成法正聰年幼家事立親人管理每年輪
取同志二人兼同扶助諸叔姪不得參撓為兄者務以
總家愛弟為心以副恩育付托之重為弟者務以嗣宗
愛兄為心以盡繼志述事之美為旁親者亦顧公心扶

植孤寡以為家門之光則先師在天之靈庶乎其稍慰矣倘有踈虞執此閒官輪年之友亦具報四方同門咸為轉達明有憲典幽有師靈尚冀不爽所有條宜開具於後

請恤典贈謚疏

禮科等科都給事中等官辛自脩等題為開讀事伏覩詔書內一欵近年病故大臣有應得恤典而未得亦有不應得而得者科道官舉奏定奪欽此臣等公同面議

舉得大學士楊廷和蔣冕石瑶尚書王守仁王廷相毛澄汪俊喬宇梁材湛若水喻茂堅劉訒聶豹侍郎呂柟周廣江曉程文德少詹事王偉祭酒王雲鳳魏校鄒守益二十一人竒勲大節茂著於生前令望高風愈隆於身後俱應得恤典而未得者中間如呂柟有祭葬而無謚石瑶有謚而不足以盡其平生俱應改擬補賜又訪得文臣中如曾銑楊守謙商大節程鵬朱方張漢王杲孫繼魯八人或志在立功身遭重辟或事存體國罪累

流亡至今無問知與不知皆痛惜之臣等仰惟恩詔既恤得罪之臣復舉原終之典而諸臣獨以一時負罪遂不得沾被洪慈人心咸為憫惻似應查復原官量加優恤以示褒答等因奉聖旨禮部看議來說欽此

浙江等道監察御史王等題為開讀事伏覩詔書内一款近年病故大臣有應得恤典而未得亦有不應得而得者科道官舉奏定奪欽此欽遵臣等備行禮部祠祭司查取節年給過大臣恤典并有請未給緣由隨

行浙江等道各公舉所知以奉明詔續行祠祭司及各道手本開具各臣前來臣等逐一會同詳議舉得原任大學士楊廷和蔣冕石瑤尚書王守仁王廷相湛若水毛澄汪俊喬宇梁材喻茂堅劉訒聶豹侍郎呂柟周廣江曉程文德少詹事黃佐祭酒魏校王雲鳳鄒守益等即其立朝則大節不虧遡其居身則制行無議公是在人不容泯没俱應得恤典而未得者也中間如呂柟雖有恤典而未得贈謚石瑤已有贈謚而未盡其人似應

得補賜改擬者也又查得節年給過恤典如尚書邵元節陶仲文顧可學徐可成甘為霖侍郎郭文英張電朱隆僖等或穢跡昭彰人所共指或雜流冒濫法所不容俱不應得而得者也伏望敕下該部再加詳議將楊廷和王守仁等應復官廕者復其官廕仍給祭葬贈謚呂柟準賜贈謚以成恩禮石瑶如法改擬以符名實其濫叨恩典如邵元節陶仲文先經刑部議處外其顧可學等均為冒濫名器可惜合當追奪以昭明法者也再照

錄忠恤罪聖朝厚下之典也觀過而知仁聖主鑒物之公也臣等又訪得如文臣之中如曾銑楊守謙商大節翟鵬朱方張漢王杲孫繼魯等究其罹禍之迹原其為國之忠生則未雪死而益明武臣之中如周尚文者出謀宣力功在邊疆恤典未給人心稱屈玆當聖仁湛濡之時正頌寬洗濯之會諸臣之恤典似當應給以廣殊恩者也再乞敕下該部一并酌議請自上裁仍通行各該撫按遵照詔書廣求博訪凡大臣恤典果有應得而

未得及不應得者各宜悉心甄別以宣上德亦不得曲意徇物濫及庸劣庶幾恩之所敷潛晦不遺義之所抑冒濫莫逃勸懲之典行而風世之道備矣等因奉聖旨禮部看議來説欽此

辨明功罰疏

南京戶科給事中岑用賓一本開讀事臣惟國家之禮大臣其生也固重其爵祿以寵異之其歿也亦必優其恤典以旌褒之所以示君臣一體之義終始存歿無間

也然是恩寵之澤予奪出自朝廷之上忠良之臣固在所必加其匪人惡德亦不使得以倖及焉葢加於忠良則為公及於匪人則為借公而不借則君子以勸小人以懲此固人君奉天而不私而實黙寓勸懲之機於其間也臣伏讀皇上登極之詔內一欵有曰一近年病故大臣有應得恤典而未得亦有不應得而得者科道官舉奏定奪欽此臣有以仰見皇上之新政固將欲使朝廷恩寵之大典昭大公於天下萬世也臣備員南垣敢

不祗承德意哉臣謹諮之縉紳衆之聞見查得已故原任刑部尚書林俊福建興化府莆田縣人舉成化戊戌科進士歷官四十餘年屢陳讜言忠誠剴切抗犯顏敢諫之節尚簡素清約之風迭仆迭起朝野推重在四川則撫剿藍鄢之劇寇在江西則裁制寧藩之逆萌功尤不泯暮年遭際保終完名居家搆疾具疏預辭身後恤典竟為不合者所忌乘機排阻至今公論惜之已故原任南京兵部尚書新建伯王守仁浙江紹興府餘姚縣

人舉弘治己未科進士筮仕三十餘年敭歷中外所至有聲而討江西宸濠之叛平廣西思恩田州及斷藤八寨之賊功烈尤著且博極經史究心理學倡明良知之訓洞暢本源至今為人士所宗不幸其歿也遽為忌者疏論遂削去伯爵并恤典贈謚迄今人以為恨已故原任南京兵部尚書湛若水廣東廣州府增城縣人舉弘治乙丑科進士歷官三十餘年立朝正大重厚有休休有容之風治事經緯詳明有濟世匡時之畧尤倡明正

學以接引後進為已任自始至終孜孜忘倦凡所造就多為時名流致仕家居逾二十載壽考而終其子孫曾陳乞恤典贈謚未蒙先帝俞允至今衆論咸以為歉已故原任南京工部尚書吴廷舉廣西梧州府千戶所人舉成化丁未科進士歷官四十餘年機畧優長節操素勵犯逆瑾之怒而剛正不回諭桃源之寇而誠信久布且始終一介不取歿後殯殮無資廉潔高風古今鮮儷訪其贈謚尚亦未與云已故原任戶部侍郎唐胄廣東

瓊州府瓊山縣人舉弘治壬戌科進士歷官四十餘年始終正直不少變易迭任藩臬巡撫勞伐最多在部建議陳言忠讜更切後以忤旨被杖削籍衆皆韙之昨吏部題請雖以復職贈官而祭葬并謚未議猶為缺典以上五臣其任職先後雖稍不同而負忠良重望則無二致明詔所謂應得恤典而未得者此其最也又查得已故原任禮部尚書顧可學其先後居官臣無暇論已獨其晚年挾持邪淫誕術干求進用因而濫叨恩賞穢濁

清曹迄今輿論咸羞稱之其始而鍊合秋石繼而鍊製紅鉛妄行進御至使方士人等踵跡效尤皇上所謂王金陶倣等妄進藥物致損聖躬臣愚以為若誅求首惡則顧可學尤不容逭矣其存日既倖逃刑憲不與方士人等同就誅夷則其死也寧可復使之冐濫朝廷恩賚於泉下也哉明詔所謂有不應得而得者此誠其最也夫表揚善類則天下皆知為善之利排斥姦諛則天下皆知肆惡之非乃治世所不容緩者伏乞勅下該部查

議如果臣言不謬即將林俊王守仁湛若水吴廷舉唐冑五臣查照舊例一體追補贈謚祭葬廕子等項顧可學前後所冒官職贈廕等項盡行削奪其王守仁伯爵應否承襲并行集議題請取自上裁如此庶乎予奪明而恩威不忒賞罰當而勸懲以昭矣再照臣子寃抑久當獲伸殊恩濫竊終宜釐正如已故原任吏部尚書李默生平博雅能文清修鯁介居官守職茂著風猷止緣入柄銓曹不阿權勢遂致姦人乘望風旨竟爾擠排含

寃固圖齎志而死今際遇昌時彼泉壤之下寧無昭雪之望乎已故原任江西副使汪一中在昔統兵征勦始而無料敵之明繼而無禦敵之策坐使狂寇冲突命殞兵殲較之守備不設誠為一律倘若憫其死事姑不追論存其官職猶或可也乃隆忠贈廕崇之貌祀其為冐濫不已甚乎當時與一中同事者僉事王應時也應時被虜贖田尋冐陞秩旋被糸論落職覲應時不當冐陞則一中不應贈廕明矣再乞敕下該部查議將李黙一

臣比照遺詔恤錄之典復其官職加之贈祭少雪寃魂
將一中一臣遵照明詔不當得之旨奪其贈廕祠祀俾毋
終辱明典則予奪益彰而淑慝益著未必不為聖朝平
明之治少裨也奉聖旨該部知道

請從祀疏

欽差提督學校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臣耿定向謹題為
應明詔乞褒殊勳以光聖治事恭惟皇上御極之初詔
下中外搜剔幽滯恤錄往忠鼓動寰宇凡有血氣者靡

不競勸矣伏思原封新建伯南京兵部尚書王守仁者雖經科臣列舉題請顧其功在社稷道啓羣蒙是猶未可以槩凡論也臣敢特為陛下言之臣伏聞武宗初年舊邸宦官有馬永成劉瑾等時號八虎置造淫巧蠱惑上心日進走馬飛鷹導為娛樂不令親近儒臣講學修德耽廢萬幾時科道官諫不聽戶部尚書韓文泣血苦諫不聽左右輔臣時時密諫不聽以致海内洶洶思亂盗賊蜂起天下騷動江藩宸濠由此乘機竊發謀危宗

社時非守仁在贛倡義擒滅今日之域中殆有不忍言者矣此其功在國論章章較著人所共明也及宸濠既擒太監張忠及許泰等復又誘惑武宗以親征為名巡幸南都其實陰懷異志欲逞不軌時宗社之危益如累卵矣全賴守仁握兵上游隨機運變各惡潛自震慴武宗因得還京厚終於以啓先皇帝逮我皇上今日萬世無疆之業此其功甚鉅而為力尤難其迹則甚隱矣至其倡明道術默賛化理未易言述即舉所著拔本塞源

一論開示人心尤為明切如使中外大小臣工實是體究則所以翊我皇上太平無疆之治者尤非淺小此其功則百千世可頌者也在昔先皇帝入繼大統首議錫爵進秩遣官存問即欲召入密勿以咨啟沃維時輔臣桂蕚者妬其軏己陰肆擠排故蔫令督師兩廣竟使賫志以歿尋復搆煽致削封爵智士忠臣至今扼腕悼歎而不置矣伏惟皇上俯垂軫念敕下廷臣虛心集議特賜復爵贈謚從祀孔廟萬代瞻仰甚盛舉也臣竊又伏

思為此請在國家詔功彛典當如此耳乃若篤忠效知之臣其心惟顧國家永靈長之慶而不顧有建功之賞惟願朝端協一德之交而不願有倡道之名伏惟皇上省覽及此深惟往事之鑒益宏保太之圖而左右臣工共明一體之學頓消有我之私則守仁之道即已表章於今日而守仁之志即已獲伸於九原矣即令奕世阨窮永言銷滅亦其所安此守仁之心亦微臣之心也臣無任祝望激切隕越之至為此專差舍人丁憲賫捧謹

題請旨奉聖旨禮部知道

題贈謚疏

吏部一本為開讀等事節該本部驗封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准禮部咨該科道等官會舉已故原任新建伯南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守仁等官各應得恤典等因除祭葬照例給與外據贈官備咨前來本部俱經照例題奉欽依外准吏部咨該翰林院接出揭帖某人等因開咨送司案呈到部查得贈謚官員例應

給與誥命本部欲行翰林院撰文中書舍人闕軸書寫臣
等未敢擅便開坐謹題請旨○計撰述官三十三員誥命三
十三軸○原任新建伯南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都御
史王守仁今贈新建侯謚文成○原任少師兼太子太
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楊廷和今贈太保謚文忠
○原任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蔣
冕今贈少師謚文定○原任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兼武
英殿大學士石瑤今贈少保○原任少保兼太子太保

吏部尚書喬宇今贈少傅謚莊簡○原任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廷相今贈少保謚肅敏○原任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聶豹今贈少保謚貞襄○原任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彭澤今贈少保謚襄毅○原任太子少保戸部尚書王杲今贈少保○原任太子少保戸部尚書梁材今贈太子太保謚端肅○原任禮部尚書汪俊今贈太子少保謚文莊○原任刑部尚書喻茂堅今贈太子少保○原任刑部尚書劉訒今贈太子

少保○原任刑部尚書林俊令贈太子少保諡貞肅○
原任南京工部尚書吳廷舉令贈太子少保諡清惠○
原任南京兵部尚書湛若水令贈太子少保○原任兵
部左侍郎張漢令贈兵部尚書○原任南京工部左侍
郎程文德令贈禮部尚書○原任南京工部左侍郎何
孟春令贈禮部尚書諡文簡○原任南京禮部右侍郎
呂柟令贈禮部尚書諡文簡○原任兵部右侍郎兼都
察院左副都御史曾銑令贈兵部尚書諡襄愍○原任

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楊守謙今贈兵部尚書謚恪愍○原任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商大節今贈兵部尚書謚端愍○原任南京刑部右侍郎江曉今贈工部尚書○原任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孫繼魯今贈兵部左侍郎謚清愍○原任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黄佐今贈禮部右侍郎○原任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朱方今贈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原任南京國子監祭酒鄒守益今贈禮部右侍郎謚文

莊○原任刑部左侍郎劉玉今贈刑部尚書謚端毅○原任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熊浹今贈少保謚恭肅○原任太僕寺卿楊最今贈右副都御史謚忠節○原任左春坊左賛善羅洪先今贈光禄寺少卿謚文恭○原任兵部員外郎楊繼盛今贈太常寺少卿謚忠愍

題遣官造葬照會

工部為開讀事書填堂字一千八百二十號勘合照會浙江布政司仰比號相同照依後開事件作速完報施

行須至照會者計開一件開讀事屯田清吏司奉本部連送該本部題本司案呈奉本部送准禮部咨該禮科等科都給事中等官辛自脩等題前事該本部看得大學士蔣冕性行朴忠學識雅正當武廟南廵之日而協謀靖亂共成康定之功遇先皇繼統之初而秉正立朝克效贊襄之職乞身遠引似得進退之宜潔己令終無損平生之譽新建伯兵部尚書王守仁具文武之全才闡聖賢之絶學筮官郎署而抗疏以犯中璫甘受炎荒

之讁建臺江右而提兵以平巨逆親收社稷之功偉節奇勲久已見推於輿論封盟恤典豈宜遽奪於身終尚書汪俊秉剛介之性持廉慎之操筮仕詞林而再蹶復起生平之制行可知繼司邦禮而百折不回立朝之節槩具見潔已無慚於古道歸田見重於鄉評尚書喬宇才猷博達德量宏深預計伐叛濠之謀而留都賴之以不聳持法落逆彬之膽而姦萌藉此以潛消入掌銓衡公明懋著晚歸田里譽望彌隆左都督周尚文志本忠

勤才尤清耿深謀秘畧克成保障於雲中鋭幹殫才久震威名於閫外近年良將在所首稱身後恤典委難報罷以上諸臣論其職任才猷不無差等之别要其官常人品均為賢碩之儔所當厚加恤典以優異者也尚書喻茂堅歷官中外積有年勞守已始終並無訾論尚書王杲持身清慎任事剛方謫死本無非罪大節委有可嘉以上二臣所當照例給與祭葬者也相應題請合無將大學士蔣冕尚書喬宇左都督周尚文各照例與祭

九壇新建伯王守仁與祭七壇尚書汪俊與祭二壇尚書喻茂堅與祭二壇尚書王杲與祭四壇移咨工部照依品級造墳安葬及行各該布政使備辦祭物香燭紙就遣本司堂上官致祭等因題奉聖旨蔣冕喬宇周尚文王守仁汪俊各照例與祭葬還同呂柟俱與他謚石瑤准改謚其餘都依擬行欽此欽遵咨部送司查得先該本部為審時省禮以寛民力事議得病故大臣照依今定後開價值轉行有司措辦給付喪家自行造葬不

必差官中間果有功德昭彰聞望素著公私無過或曾歷邊務建立奇功及經帷纂修效勞年久此等官員合照舊例差官造葬俱聽本部臨時斟酌奏請定奪等因題奉武宗皇帝聖旨是造墳開壙工料價銀則例准擬欽此已經通行欽遵去後今該前因通查案呈到部看得大學士蔣冕尚書喬宇王守仁汪俊喻茂堅王杲都督周尚文俱功德昭彰聞望素著及效勞經帷纂脩并建立邊功俱應差官造葬查得本部司屬官員各有差

占及查見今行人司并中書等衙門俱缺官不敷委用
合候命下之日容職等查順便省分行移事簡衙門查
有應差官員或一人兼差二三省本部照例各給批文
定限仍行兵部應付各官前去各該布政司比號相同
著落當該官吏照依後開擬定價值派辦各該布政司
仍委堂上官一員會同本部委官前去造墳處所依式
造葬各畢日備將夫匠價銀數目各該布政司類造黄
冊奏繳青冊送部查考等因隆慶元年六月初八日少

傳本部尚書雷等具題本月初十日奉聖旨是欽此欽遵擬合通行為此合連送司仰類行各該布政司著落當該官吏照依本部題奉欽依內事例欽遵造葬施行等因連送到司各付前去類塡施行計開浙江布政司派辦已故原任新建伯無南京兵部尚書王守仁係京二品文官造墳工料價銀二百五十兩夫匠一百五十名每名出銀一兩通共該銀四百兩正　右照會浙江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准此　隆慶元年六月十七日對

同都吏王宜開讀事右照會浙江布政司當堂開折

祭葬劄付

浙江等處承宣布政使司為開讀事禮房准戶部勘合科付承准禮部以字四千二百五十二號勘合照會前事准祠祭清吏司付奉本部連送該本部題本司案呈奉本部送禮科都給事中等官辛自修等題欽奉詔書內一欵近年病故大臣有應得恤典而未得亦有不應得而得者科道官舉奏定奪欽此臣等會同科道官復

加詢訪公同面議舉得尚書王守仁奇勲大節茂著於
生前令望髙風愈隆於身後應得恤典而未得者伏乞
勑下該部再加查議如果恤典未給將王守仁應復官
廕者先復其官廕仍給以祭葬贈謚等因奉聖㫖禮部
看議來説欽此欽遵抄出送司行准吏部文選清吏司
回稱王守仁原任新建伯兼南京兵部尚書及准考功
清吏司手本回稱王守仁病故各回報到司查得大明會
典并見行事例文官見任并致任者二品病故祭二壇

又查得凡伯爵管事有軍功者祭七壇工部造墳安葬
又查得先為比例乞恩贈謚事節奉孝宗皇帝聖旨今
後有乞恩贈的恁部裏還要斟酌可否來說務合公論
不許一槩徇情比例濫請該科記着欽此今該前因案
呈到部看得恤典一節朝廷所以崇奬賢哲褒荅忠勞
表章於既往激勸於將來其典至重其法至嚴者也若
使有當得而不得有不應得而濫得者又何以示教戒
於天下而公是非於後世耶兹者躬遇我皇上嗣承大

統典禮鼎新正人心爭自濯磨之始而明詔所及特開釐正恤典一欵言官奉詔諮詢陳列上請無非祗承明命以公勸懲之意相應議擬為照新建伯兵部尚書王守仁具文武之全才闡聖賢之絶學筮官郎署而抗疏以犯中璫甘受炎荒之謫建臺江右而提兵以平巨逆親收社稷之功偉節竒勲久已見推於輿論封盟恤典豈宜遽奪於身終所當厚加恤典以示優異者也臣等參稽公論查照事例明白相應題請合無將新建伯王

守仁與祭七壇照依品級造葬仍乞賜謚易名以表潜懿其爵廕移咨吏部查議外合候命下行翰林院撰祭文并擬謚號工部差官造墳安葬及行該布政司買辦祭物香燭紙就遣本布政司堂上官致祭恩典出自朝廷臣等不敢定擬伏乞聖裁等因隆慶元年四月二十七日本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高等具題二十九日節奉聖旨王守仁照例與祭葬還與他謚欽此欽遵擬合就行為此合就連送仰付該司類行浙江布政司轉屬

支給官錢買辦祭物香燭紙就遣本布政司堂上官致
祭仍將用過官錢開報戶部知數毋得因而科擾不便
連送到司合付前去煩為類填施行等因到司案呈到
部擬合就行浙江布政司照依勘合內事理一體遵奉
施行等因備承移付准此擬合就行為此除外劄付本
官照劄備承照會內事理即便轉行該縣支給官錢買
辦祭物香燭紙完備擇日申請本司分守該道親詣致
祭施行畢日將用過官錢行過日期明開動支何項銀

數備造青黃文冊三本申報以憑轉繳施行毋得違錯不便須至劄付者

諭祭文

維隆慶　年　月　日皇帝遣本布政司堂上某官某諭祭原任新建伯兼兵部尚書贈新建侯王守仁文曰惟卿學達天人才兼文武拜官郎署抗疏以斥權姦擁節江西仗義而討克逆芟夷大難茂著奇勳又能倡絶學於將湮振斯文於不墜豈獨先朝之名

佐實為當代之真儒顧公評未定於生前致恤典尚
缺於身後朕茲嗣統特用頒恩爵陟侯封申錫酬功
之命謚加美號庸彰節惠之公冥漠有知英靈斯烈

首七等文

曰惟卿學探洙泗之奥才為管葛之儔直節著於立
朝奇功收於定難德既茂矣勲莫尚焉方膺顯命以
馳榮遽罹讒言而褫爵公評殊快恩寵特加首七莫
追載頒諭祭服茲明渥用慰幽靈　終七百日文同

但改首七為終七又改終七為百日

下葬等文

曰惟卿學問閎淵謀猷敏練接千載聖賢之正脉建萬年社稷之奇功久被浮言莫伸國是雖爵隨身廢而名與道存茲當窀穸之期用賁幽泉之寵歆茲彝典奬爾忠魂　朞年除服文同但改窀穸為周朞又改為禫除

一祭品

猪一口　羊一羫　饅頭五分　粉湯五分　果子五色(每色五斤)　按酒五盤　鳳雞一隻　煠骨一塊　煠魚一尾　酥餅酥錠(各四箇)　湯雞一分　湯魚一分　降真香一炷　燭一對(重一斤)　焚祝紙(一百張)　酒二瓶

右劄付紹興府准此　入遞不差人　隆慶二年二月十三日對同通吏朱椿　開讀事　十四日申時發行

紹興府　劄付押　十六日到府

江西奏復封爵咨

任士憑

欽差巡撫江西等處地方兼理軍務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任為開讀事據江西布政司呈奉職按驗准吏部咨前事內開會同巡按御史即查新建伯王守仁當宸濠倡亂之時仗義勤王奮身率衆中間分兵遣將料敵設謀斬獲功次擒縛渠魁等項是否的有實跡可據地方蕩平之後羣情果否誦功爵應削除以來羣情果否稱枉即今應否准其子孫世襲逐一備查

明白作速會奏施行等因備咨前來案行本司會同司道查議詳報并蒙廵按江西監察御史蘇朝宗案驗奉都察院勘劄同前事依奉行據南昌府呈據南昌縣申稱故牒府縣儒學師生及喚通縣耆民坊里陳一鳴等并質之鄉宦原任侍郎等官曽鈞丁以忠劉伯躍胡植等逐一查結得宸濠陰謀不軌已將十年畜養死士招集盜賊一旦舉事埶焰燻灼於時本爵方任南贛都御史往閩勘事正德十四年六月十五日行至豐城聞

變即旋吉安督率知府伍文定等調集軍民兵快約會該府鄉官王懋中等相與激發忠義移檄遠近暴揚逆濠罪惡於是豪傑響應人始思奮士民知有所恃而壯膽逆黨知有所畏而落魄夫本爵官非守土而討逆之命又未下一旦舉大事定大謀此非忠憤激切克惇大義者不能也至七月初二日逆濠留兵萬餘守江西省城而自引兵向闕本爵晝夜促兵十五日會臨江之樟樹十八日分布督遣知府伍文定等攻廣閏七門二十

二日破賊盡擒逆惡二十四日逼黄家渡二十六日逆濠就擒不延時日江省底定此非謀畧素定料敵若神者不能也夫逆濠一大變也以六月十四日起事以七月二十六日蕩平兵不血刃民不易市即本爵之勲烈誠與開國同稱迨先帝登極大定公典論江西首功封本爵為新建伯給券世襲此固報功之盛典而江右咸稱快焉繼因平蠻病故朝議南寧之事霍韜黄綰諸臣奏疏甚明竟厄於衆忌而天下咸稱枉焉邇者為開讀

事科道等官疏欲復其世襲此公道之在人心不容泯也昔開國文臣劉基以武功封誠意伯停襲百餘年嘉靖初特取其的裔世襲夫本爵學貫天人才兼文武忠揭日月功維社稷恩庇生民擬之劉誠意不相伯仲儻蒙覆奏准其世襲扶植崇德報功之公道興起忠臣義士之世教等因并據本縣儒學生員王緝等結報相同備申本府轉申到司據此隨該本司左布政使曹三暘右布政使程瑤會同按察使張桂都司署都指揮僉事

耿文光分守南昌道左參政方弘靜分廵南昌道僉事嚴大紀會看得原封新建伯王守仁正德十四年督撫南贛之時於六月初九日自贛起行往福建勘事時宸濠謀為不軌欲圖社稷本月十四日擅殺都御史孫燧副使許逵并執縛都布按三司官及府縣等衙門大小官員俱囚之盡收在城各衙門印信及搬搶各庫藏一空釋放在城各司府縣見監重囚舟楫蔽江而下聲言直取南京次日本爵在於豐城舟中聞變疾趨吉安集

兵勦王行至中途尤恐兵力未集若宸濠速出難以遽支乃間諜揚言朝廷先知寧府將叛行令兩廣湖襄都御史楊旦秦金准兵部咨調遣各處兵馬暗伏要害地方以伺寧府兵出襲殺復取優人數輩將公文各縫衣絮中各與數百金以全其家令其至伏兵處所飛報竊發日期將發間又捕捉偽太師李士實家屬至舟尾令其覘知本爵佯怒令牽之上岸處斬已而故縱之令其奔報宸濠遲獲優人果於衣絮中搜得公文宸濠遂疑

懼不敢即發十八日至吉安督率本府知府伍文定臨江知府戴徳孺贛州知府邢珣袁州知府徐璉等調集軍民召募義勇會計一應解留錢糧支給糧餉造作戰船奏留公差回任御史謝源伍希儒分職任事約會致仕養病丁憂閒住及赴部調用等項一應鄉官相與激勸忠義曉諭禍福又恐宸濠知其調度覺其間諜發兵速出乃密使偽國師劉養正家屬及平日與宸濠往來鄉官隂致歸附之意以緩其出直伺調度已定乃移檄

遠近宣布朝廷威惠暴露宸濠罪惡又度兵家決勝之機不宜急沖其鋒須先復省城搗其巢穴賊聞必回兵來援則出兵邀而擊之此全勝之策於是佯示以自守不出之計七月初二日宸濠留兵萬餘使守江西省城乃自引兵向安慶本爵探知其出遂星馳促各府兵期以本月十五日會於臨江之樟樹鎮身督知府伍文定等兵徑下戴德孺等兵各依期奔集十八日遂至豐城分布哨道約會齊攻省城廣潤等七門是日又探得宸

濠伏兵於新舊墳廠以備省城之援乃密遣兵從間道襲破之以揺城中十九日發市汊二十日各兵俱至信地我師鼓譟並進梯絙而登一時七門齊入城遂破擒其居守宜春王拱樤及偽太監萬鋭等千餘人宸濠宫中眷屬縱火自焚遂封府庫搜出原收大小衙門印信九十六顆先上江西捷音疏仍分兵四路追躡宸濠攻圍安慶未下至是果解圍歸援省城卒如本爵所料於是議禦寇之策本爵斷以宜先出鋭卒乘其惰歸邀擊

以挫其鋒衆將不戰而自潰遂遣知府伍文定等分道並進擊其不意奮死殊戰賊大潰因榜諭城中軍民雖嘗受賊官爵能逃歸者皆免死能斬賊徒歸降者皆給賞使內外居民及嚮導人四路傳布以解散其黨二十三日宸濠先鋒至樵舍風帆蔽江本爵親督伍文定等四面分布以張其勢二十四日賊逼黄家渡乃合兵交擊譟呼並進賊大潰而奔擒斬二千餘級落水死者以萬數賊氣大沮退保八字腦二十五日伍文定等奮督

各兵並進砲及宸濠舟賊又大潰擒斬二千餘級溺水死者莫計其數乃夜督伍文定等為火攻之具邢珣等分兵四伏期火發而合二十六日宸濠方召羣臣責其間不致死力者將引出斬之爭論未決我兵已四面而集火及宸濠副舟衆遂奔散宸濠與妃泣別宮人皆赴水死宸濠并其母子郡王將軍儀賓及偽太師國師元帥參贊尚書都督都指揮千百戸等官數百人皆就擒矣擒斬賊黨凡三千餘級落水死者約三萬餘所棄衣

甲器仗財物與浮尸積聚横亘若洲餘賊數百艘四散逃潰二十七日復遣官分兵追勦殆盡計先後擒斬首從賊人賊級并獲宮人賊屬奪回被脅被虜招撫畏服官民男婦等項共一萬一千五百九十六名顆口功成而事定矣先是本爵起兵吉安時兩上疏乞命將出師蒙朝廷差安逺伯朱泰即許泰平虜伯朱彬即江彬左都督朱翬即劉翬太監張忠張永等為總督軍務賛畫機密等官體勘宸濠叛逆事情前往江西至中途聞宸

濠受擒報捷至京計欲奪功乃密請駕親征江彬許泰等乃倡言本爵始同宸濠謀叛因見天兵親討始擒宸濠以功脫罪欲併擒本爵以為已功又諭本爵欲將宸濠放至城中待駕至列陣重擒本爵不可遂各引兵至南京候駕本爵乃力疏請止親征九月十一日親自諒帶官軍將宸濠并宮眷逆情重犯督解赴闕扶病前進行至浙江杭州府又遇欽差太監張永賫駕帖開稱宸濠等待親臨地方覆審明白具奏定奪本爵遂按行浙

江按察司轉呈太監張永會同監軍御史公同該省都
布按三司等官將見解逆首宸濠并宫眷等項逐一交
付明白轉解於是江彬等日夕謀欲奪功欲反坐本爵
并擒為功賴張永極力辯護得免時本爵功高望重頗
為當路所忌正德十六年十二月内該部題為捷音事
議封以伯爵給與誥券子孫世世承襲賜勅遣官奬勞
錫以銀幣犒以羊酒封新建伯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
正文臣特進光禄大夫柱國兼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機

務歲支祿米一千石三代并妻一體追封本爵累疏辭免明年嘉靖改元本爵丁父憂四方來游其門講學益衆科道官迎當路意劾公偽學服闋例該起復六年不召江西輔臣有私憾本爵者密為進讒以阻其進嘉靖六年廣西岑猛倡亂兵部論薦本爵總督四省軍務前去蕩平又成大功時本部力叅其擅離職役及叅其處置廣西思田八寨事恩威倒置又詆其擒宸濠時軍功冒濫乞命多官會議明年江西輔臣復進密揭命多官

會議遂削世襲伯爵并當行恤典皆不沾被矣等因到職據此卷查先准吏部咨前事已經案行該司會同查議去後今據前因該職會同巡按江西監察御史蘇朝宗參看得原任新建伯王守仁當宸濠叛逆之日正督撫南贛之時宸濠之未發也若非勦平浰頭等巢則勇智絶倫之徒皆為賊所用必大肆蔓延之禍及宸濠之既發也若非行間以緩其出則四方大兵之衆非朝夕可集必難為撲滅之功督伍文定督戴德孺督邢珣等

飽歌協力足見分兵遣將之能係省城係黄家渡係棋
舍決勝若神信有料敵設謀之智斬獲功次具載於紀
功之冊而擒縛渠魁甚明於文劄之文且奮身率衆之
勞皆歷歷可據仗義勤王之舉尚昭昭在人先與後擒
乃豪黨利己之誣本不足辯而其中原以北終不能攻
陷金陵以據者要皆本爵至微之謀論之今日江西死
節皆蒙贈恤生存皆獲撫安孰非本爵勤勞之舉地方
蕩平之後誦功者載在口碑爵廕削除以來稱枉者孚

於士論葢較之開國元勲若非同事而擬其奠安社稷則與同功但世襲之典事體重大出自朝廷非臣下所敢輕議為此除具題外令備前由理合移咨貴部煩請查照施行須至咨者右咨吏部隆慶元年十月十一日行說堂十一月十三日到

浙江巡撫奏復封爵疏　王得春

巡按浙江監察御史王題為懇乞鑒忠義復襲爵以光聖政事臣惟人臣報國之忠致身之義雖得之天性然

其所以鼓舞而激勵之者實賴君父在上有以握其機也臣會同提督軍門趙鶴見原任新建伯王守仁為浙江餘姚人方正德已卯寧庶人宸濠謀反時守仁以南贛廵撫提督軍務奉旨前往福建勘處叛軍道經豐城聞變乃潛回吉安遂與知府伍文定等誓死討賊當是時也宸濠以數十年逆謀發之一旦遠邇駭震內而武宗皇帝左右近習多昏酣宸濠賂遺甚有與之交通者外而孫燧許逵同時被害三司而下多就拘囚又遣其

黨分收諸郡邑印信逆焰所薰視湖湘閩浙不復在目中帆檣東下日蔽江塞遂破南康九江如摧枯拉朽急攻安慶直瞰留都東南事勢亦孔棘矣守仁以書生民非素屬地非統轄兵非素練餉非素具徒以區區忠義號召豪傑倉卒調度誓死討賊其報宸濠謀反疏曰臣以區區之命誠為討賊之舉務使牽其舉動而使進不得前擣其巢穴而使退無所據夫觀守仁血誠之言其忠義根諸天性者固將昭日月而貫金石矣而其牽舉

動擣巢穴之見智勇殊絶視宸濠真為囊中物耳宸濠固克狡竟莫能逃繼之南昌破而巢穴平矣宸濠迯而渠魁執矣不兩月閒地方底寧朝廷無徵兵遣將之煩地方臻反亂為治之效此功在社稷甚為奇偉乃天祐國家生此偉人而其誠與才合葢有追蹤乎百代之上者矣使是時而非遇守仁使守仁以南昌非故屬不以討賊為已任即使討賊張虛聲待奏報而不速為撲滅之計臣等知東南安危未可必也即使朝廷之上聞變

急圖遣將得人供餉得人調度得人未免延緩日時及其甚定又不知所傷人命幾何所費糧餉幾何所費爵賞幾何所損國家元氣幾何此守仁之功所以為大也奈何功雖成矣而姦黨忌嫉不惟爵賞不及抑且媒孽多方又賴天祐我國家不使忠義抱屈終身幸遇世宗皇帝入繼大統即位未幾首錄守仁之功封新建伯世襲部下伍文定等陞賞有差當是之時海内之人又莫不以世宗皇帝能賞忠義之勳亦莫不以守仁之功為

足以當封爵而不愧也是時守仁雖膺封爵徒淹家居未嘗一日柄用嘉靖六年間始起奉勅討兩廣叛目盧蘇王受等既平以衝冒炎瘴病篤具疏辭官不待報而歸至江西南康地方病故夫以守仁江西之功論之誠已竭夫報國之忠以兩廣之還跡之又未失夫致身之義俱無可以議焉者祇以當時大臣有忌其兩廣功成疏中未叙已者乃從中主議謂其不俟命而行非大臣體遂有旨削襲爵臣等嘗為守仁究之何則假使守仁

詐病而歸與地方未平而急身謀誠為可罪然地方已平矣即不病亦當聽其辭歸以彰朝廷均勞大臣之義矧地方已平而又病病又篤卒死於道路而人猶執其跡以罪之寃亦甚矣茲幸我皇上御極即位一詔將使天下無一物不得其所故凡平日内外大小臣工或一言有益於國家一行有益於生民者無不恤錄若守仁者其伯爵之襲臣等固謂其為皇上新政第一事也況經言官䟽請往復行勘海内臣工萬口一詞咸以守仁

伯爵當襲臣等謬膺撫按浙江為守仁桑梓地其得之
公論稽之羣情揆之國典察諸守仁討賊之心之功其
伯爵誠宜世襲而不可泯者且方今南北多事北虜尤
甚皇上宵旰九重内外大小臣工非不兢兢圖謀思以
陳見伐虜悃誠而犂廷掃穴之績尚未有能奏者臣等
誠謂皇上宜籍守仁報國之忠致身之義皇上俯採公
議復其襲爵將見内外大小臣工莫以守仁忠義不白
於正德之季我世宗皇帝白之又稍抑於嘉靖六七年

聞我皇上今日又獨能察而伸之莫不相率激勵於守
仁之忠義以報皇上矣其為聖政之光豈小哉伏乞勅
下吏部再加查議節次言官奏疏亟為上請守仁幸甚
天下幸甚緣係懇乞鑒忠義復襲爵以光聖政事理為
此具題奉聖旨吏部知道

題請會議復爵疏

吏部題為開讀事驗封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吏科抄
出巡撫江西等處地方兼理軍務兵部右侍郎兼都察

院右僉都御史任題云云等因又該巡按江西監察御史蘇等題同前事俱奉聖旨該部知道欽此欽遵按查先奉本部送准禮部咨内開原任新建伯兼南京兵部尚書王守仁具文武之全才闡聖賢之絶學筮官郎署而抗疏以犯中璫甘受炎荒之謫建臺江右而提兵以平巨逆親收社稷之功偉節奇勲久已見推於輿論封盟恤典豈宜遽奪於身終爵䕃仍咨吏部查議施行等因到部除新建伯王守仁照例追贈新建侯已該本部具

題奉有諭旨外所據世襲一節當武廟之末造江西宸
濠突然稱變事關社稷本爵親調官兵一鼓擒之不動
聲色措天下於泰山之安較之靖遠威寧之功良亦偉
矣但因南寧之事停襲歲久一旦議復事體重大相應
就彼再行查勘以昭公論已經備行移咨去後今該前
因續該奉本部送吏科抄出提督軍務巡撫浙江等處
地方兵部右侍郎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趙題云云等因又
該巡按浙江監察御史王題同前事俱奉聖旨吏部知

道欽此欽遵抄送到司通查按呈到部查得王守仁以
正德十四年討平逆藩宸濠之亂該本部題奉世宗皇
帝聖旨王守仁封新建伯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
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還兼南京兵部尚書照舊參贊
機務歲支祿米一千石三代并妻一體追封欽此嘉靖
八年正月内為推舉才望大臣以安地方事該本部會
題節奉欽依王守仁伯爵姑終其本身除通行欽遵外
今該前因案呈到部看得爵人於朝賞延於世昔聖王

所不能廢即如王守仁削平宸濠之變功在社稷豈有僅封伯爵止終其身之理所據南北兩京科道官江浙兩省撫按官交章論薦於四十年之後實惟天下人心之公是但事體重大必須廣延衆論本部難以獨擬合候命下容臣等會同五府九卿科道等官從公詳議如果新建伯應該世襲具實奏請恭候宸斷緣係開讀事理謹題請旨奉聖旨是

會議復爵疏

吏部尚書楊博

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楊博題為開讀事驗封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吏科抄出巡撫江西等處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任題為開讀事據江西布政司呈奉職案驗准吏部咨前事内開會同廵按御史即查新建伯王守仁云云臣等會同太師兼太子太師後軍都督府掌府事成國公臣朱等戶部等衙門尚書等官馬等議得戡亂討逆者固人臣效忠之常崇功懋賞者實國家激勸之典已故新建伯王守仁本以豪傑命世之才雅負文

武濟時之畧方逆濠稱兵南下也正值武宗巡幸之時虐焰薰灼所至瓦解天下之事蓋已岌岌矣本爵聞變豐城不以非其職守急還吉安倡義勤王用敵間張疑兵得跋胡疐尾之算攻南昌擊樵舍中批亢擣虛之機未踰旬朔而元兇授首立消東南尾大之憂不動聲色而姦宄蕩平坐貽宗社磐石之固較之開國佐命時雖不同擬之靖遠威寧其功尤偉仰蒙先帝知眷圭符剖錫之賞已榮於生前不幸後被中傷山河礪帶之盟尚

靳於身後此誠四十年未備之缺典海內人心興滅繼
絕所望於皇上者誠不淺也先該南北科道官交章騰
薦公論益明近該江浙撫按官勘報相符功次甚確所
據新建伯爵臣等稽之令典質之輿情委應補給誥券
容其子孫承襲以彰與國咸休永世無窮之報但封爵
重大係干特典臣等擅難定擬伏乞聖裁奉聖旨你每
既說王守仁有擒逆之功着遵先帝原封伯爵與世襲
欽此欽遵已經查取應襲兒男去後今據浙江布政使

司咨呈據紹興府申據餘姚縣申內開勘據該圖里鄰吕本隆等結稱王正億見年四十三歲原係南京兵部尚書都察院左都御史新建伯王守仁繼妻張氏於嘉靖五年十二月十二日所生嫡長親男向因伊父先年節次剿平南贛樂昌等處山賊恩廕一子世襲錦衣衛副千戶本官見任前職並非旁支過繼亦無别項違碍相應承襲伯爵等因給文起送到司擬合起送為此除給批付本官親賫赴部告投外今將前項縁由同原來

結狀理合備送咨呈施行等因到部送司案呈到部看得浙江布政使司查勘過見在錦衣衛副千户王正億委係新建伯王守仁嫡長親男並無違碍相應承襲一節既經奉有前項明旨合無將王正億准其承襲新建伯伯爵以後子孫世襲但恩典出自朝廷未敢擅便等因隆慶二年十月二十五日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楊博等具題本月二十七日奉聖旨是王正億准襲伯爵欽此

再議世襲大典

吏部等衙門少傅兼太子太傅尚書等官楊博等題為懇乞聖明再議世襲大典以服人心以重名器等因奉聖旨該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案查先為開讀事該科道等官都給事中辛自修等及南京戶科給事中岑用賓等各奏薦原任新建伯王守仁應復爵廕等因該本部題奉欽依備行江西撫按衙門查勘去後續該江西撫按官任士憑等查勘得原任新建伯王守

仁應復伯爵等因又該浙江撫按官趙孔昭等會薦前來隨該本部題奉欽依會同太師兼太子太師後軍都督府掌府事成國公朱希忠等戸部等衙門尚書等官馬森等議得本爵一聞逆濠之變不以非其職守急還吉安倡義勤王未踰旬朔而元兇授首立消東南尾大之憂不動聲色而姦宄蕩平坐貽宗社磐石之固較之開國佐命時雖不同擬之靖遠威寧其功尤偉委應補給誥券容其子孫承襲以彰與國咸休永世無窮之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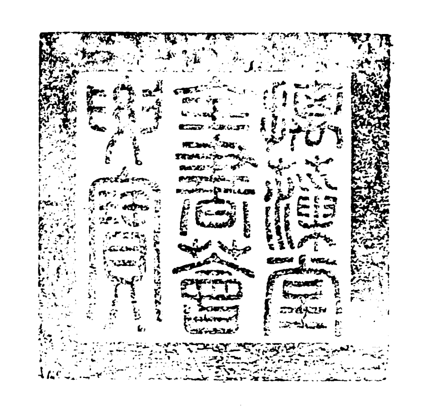
等因奉聖旨你每既說王守仁有擒逆之功着遵先帝原封伯爵與世襲欽此欽遵案呈到部看得新建伯王守仁一事始而江西撫按勘議繼而府部科道會議揆之公論似亦允協乃今南京十三道官復有此奏係干賞延重典臣等難以獨擬合候命下容本部仍照例會同在京應議各官覆議明白具奏定奪未敢擅便伏乞聖裁等因五月十五日奏奉聖旨是欽此欽遵查得誠意伯劉基食糧七百石乃太祖欽定靖遠伯王驥一千石

新建伯王守仁一千石係累朝欽定多寡不同今該前
因臣等會同太師兼太子太師後軍都督府掌府事成
國公朱希忠等戸部尚書劉體乾等議得國家封爵之
典論功有六曰開國曰靖難曰禦胡曰平番曰征蠻曰
擒反而守臣死綏兵樞宣猷督府勦寇咸不與焉蓋六
功者關社稷之重輕係四方之安危自非茅土之封不
足報之至於死綏宣猷勦寇則皆一身一時之事錫以
錦衣之廕則可槩欲剖符則未可也竊照新建伯王守

仁乃正德十四年親捕反賊宸濠之功南昌南贛等府雖同邦域分土分民各有專責提募兵而平鄰賊不可不謂之倡義南康九江等處首罹荼毒且進且攻人心揺動以藩府而叛朝廷不可不謂之勁敵出其不意故俘獻於旬月之間若稍懷遲疑則賊謀益審將不知其所終攻其必救故績收乎萬全之畧若少有踈虞則賊黨益繁自難保其必濟膚功本自無前奇計可以範後靖遠威寧姑置不論即如寧夏安化之變比之江西難

易逥絶遊擊仇鉞於時得封咸寜伯人無間言同一藩服捕反何獨於新建伯而疑之乎所據南京各道御史欲要改廕錦衣衛於報功之典未盡激勸攸闗難以輕擬合無將王守仁男襲新建伯王正億不必改議以後子孫仍照臣等先次會題明旨許其世襲但予奪出自朝廷臣等未敢定擬伏乞聖裁奉聖旨王守仁封爵你每既再議明白准照舊世襲

王文成全書卷三十八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徐如澍

謄録監生臣張孝基

財團法人佛陀教育基金會 釋淨空 敬贈

